

樱草早忌

陆秋槎著

BY
LU QIUCHA

LE DEUIL
DES PRIMEVÈRES

非外借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櫻草忌

陆秋槎 著

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樱草忌 / 陆秋槎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133-3160-9

I. ①樱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46418 号



樱草忌

陆秋槎 著

责任编辑: 王 萌

责任校对: 刘 义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封面绘图: (日) 中村至宏

装帧设计: 人马艺术设计·储平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马汝军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7.5

字 数: 122千字

版 次: 2018年8月第一版 2018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3160-9

定 价: 39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赤欄橋畔人青綺
門前水花事自相
仍如何隔生死

題楊草忌

秋槲





——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

午夜文库——

目录

1	樱草忌
183	天空放晴处
215	后 记
221	解 说

櫻草忌 —

Le Deuil des primevères

— Est-ce que le ciel mourra? Est-ce que tu mourras?

天會死嗎

你也會死嗎——

引 子

走进商场，我卷起折叠伞，却发现束带上那个生了锈的金属扣怎么也合不上，只好任凭雨伞再次散开。手里握着还在滴水的伞，活像是抓着一只刚刚捞上岸的水母。店员显然在怠工，并没有在门口架起供人领取塑料袋的装置，也没有拿着拖把到处奔走。化妆品柜台之间的过道上满是黑色的脚印，而珠宝柜台那边则是字面意义上的人迹罕至。

雨水一滴一滴从伞上落到我脚边的地板上，很快就汇成了巴掌大小的一摊。

我站在原地，犹豫着，不知该去哪里等她。

远江每周六在这附近上补习班，家也只隔了一站地。而我，周六喜欢去市图书馆自习，顺便借几本书回家。市图书馆就建在这片商业区对面。我们一般会约在这家商场的正门外碰头。遇上今天这样的天气，实在没法在外面等她。

雨声夹杂着雷声，隔着厚重的玻璃门仍震耳欲聋。

昨天放学时，她约我今天在这里见面，说是要把假期里借去的书还给我。当时天色就有些不妙，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今天会迎来入春以来第一场暴雨。若能联系上她我倒是真想取消今天的碰面，毕竟这显然是最不适合还书的天气。挎在我肩上的这个空荡荡的帆布包，究

竟能否在飘摇的风雨里保护那几本书，也大可存疑。

然而，发现下起了雨的时候，我已经没法跟远江取得联系了。

她没有手机，也叫我尽量不要往她家里打电话。

我的左边有一间咖啡馆，里面坐满了避雨的人。刚刚有个没带伞的男人比我早一步跑进商场，径直奔向了那边，现在仍站在门口等待空位。在他前面还有一对情侣。他们显然都淋了雨，刚刚跑进来的男人尤其狼狈。我身上的钱怕是连买一杯最便宜的饮料都不够。况且，我总觉得，和空位相比，远江应该会到得更早些，没必要凑这个热闹。

我从外套的口袋里取出手机，确认了时间之后又把它放了回去。三点零九分。补习班那边如果不拖堂，应该是三点钟放学，走过来的话……反正也无事可做，我就在心里计算着她收拾好东西、走下楼梯、穿过马路所需要的时间。

就在这时，我看到玻璃门外不远处有个奔跑着的人影，没有撑伞，穿在她身上的很像是我高中的校服。雨水和雾气让我看不清她的脸。

直到她跑到离门口只有几米远的地方，我才敢肯定是远江。

她跑在雨里，将本应背在身后的双肩包紧紧地抱在了胸前，上身微微前屈，像是在奋不顾身地保护着里面的书。

我连忙替她推开玻璃门，又在她进来之后立刻把门关好，生怕把冷风也放进来。

我是坐公交车过来的，除了下车之后来不及撑起伞的一瞬间之外，没怎么淋到雨，反倒是在过马路的时候一脚踏进了水洼，鞋袜都没能幸免，现在感觉就像是一直把脚泡在泥水里一样。没有带伞的远江显然比我更惨。她身上的校服已经湿透了，整个人正冻得瑟瑟发抖，被雨打湿的头发却像一条热得要死的黑犬，瘫软无力地趴在了头顶和额头上。

见她喘息不已，我又从她手里接过了那个粉红色的双肩包。背包几乎没有被淋湿。

“等了很久吗？”

“我也刚到。”

她放心地点了点头，从我手里接回了自己的背包，拉开拉链，又把包递到我面前，说了一句“书在里面”。

应该是因为手上沾了雨水，所以才让我自己把书取出来吧。我把手在自己的帆布包上蹭了蹭，从她的背包里取出了那三本书。包里还有一个放讲义用的蓝色文件夹，那显然不是要转交给我的东西。

“还有别的书在我那边吗？”

“应该没了吧。”

我自己也并不确定。把什么东西借给了别人，或是从别人那里借了什么，若不提醒我便根本想不起来。过来的一路上我就一直在想，假期里到底借了哪几本书给她，结果只想起来一本是三岛由纪夫的《春雪》，一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哲学书，还有一本是什么却怎么也想不起。我瞥了一眼书脊，是V.S. 奈保尔的一本短篇集。

原来如此，是我买来之后并没有翻开看过的书，难怪一点印象也没有。

那本红色书脊的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，我也只在从外公的书架上把它取下来之后，随手翻了几页，后来它就一直插在我的书架上，直到寒假的时候被远江抽了出来、借了去。

明明自己只读过其中一本，我还是不知羞耻地问了一句：“你都看完了吗？”

“有一本看不太懂，另外两本倒是挺有趣的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听她这么说，我暗自下定决心，回家之后就立刻开始

读那本《米格尔街》，这个厚度应该很快就能看完，这样周一午休时就能跟远江交流一下感想。

仔细想想，我在学校有一起吃午饭的朋友，也有放学之后一起回家的朋友。我和远江在学校里的交情，也就仅限于午休时从教室一起走到图书室了。一路上，她会跟我聊几句读书的感想。到那边之后，我一般会去杂志阅览区自习，而远江借好书就会回教室。

我还真是个虚荣的人啊，有点讨厌自己了——这样想着，我把三本书装进了挎包。

“我送你回去吧。”我说。

远江看着门外的暴雨，点了点头。

要用一把折叠伞为两个人挡雨，实在有些勉强。结果就是，远江的左肩和我的右肩完全暴露在了雨里。她仍像刚才一样，把背包抱在胸前，而我则把帆布包挎在了左肩膀上。挎包正好被我们两个的侧腹夹住，走起路来也没有前后摆动。

这学期开学以来，我几乎每周六都会陪她走这一段，再从她家附近坐公交车回家。天气好的话也会稍稍绕点路，下一段台阶到河边去。远江不能回去得太晚。只是一刻钟的话，她还能骗家里人说是老师拖了堂或是课后去请教了什么问题。比这更久的话，就不太好跟家里交代了。

我从没见过她父母——甚至没怎么听她谈起过，提到家长的时候她也总会说“家里”而不是爸爸或妈妈——也没有去她家做过客。最奇怪的是，她总是让我把她送到小区门口而不是楼下。我若是男生也就罢了，她家长要是从楼上看到我们走在一起，可能会起什么疑心。两个女生，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小心。

“今天补习了什么呢？”

“还是数学和物理。”

“以后准备选理科吗？”

“家里想让我选理科，我还没想好……顺其自然吧。”她轻描淡写地说着，不知为什么忽然叹了口气。

就算左肩会淋雨，远江也没有把右肩贴到我身上来，我隐隐感到了一种距离感。和以往一样，我没有追问太多。一旦可能越过那条无形的界线，我便会立刻换个话题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总是把她当成需要轻拿轻放的易碎品一样。尽管她没怎么在我面前表现出敏感脆弱的一面。

究竟是因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在她面前总会谨言慎行，不像对待其他朋友那么随便……

这也许是对文学少女的一种偏见吧，总觉得她们会很容易受到伤害。

“高二的时候还能在一个班就好了。”

“你会选理科吧？”

“为什么这么觉得呢？”我试着调侃道，“你看，我的书架上可是有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这种看起来很厉害的书……”

她笑了一声，虽然不是很轻蔑的笑声，但还是让我有些不愉快。“高中就在看这种书的话，到了大学就不用再看了吧。可以学点别的了。”

“比如说呢？”

“比如说核物理或者基因工程之类的。”

“听起来都是些找不到工作的专业。”

“我如果读了这种专业，家里应该会很高兴吧，”她说，“跟别人说起来的时候肯定很有面子。”

“所以要补习物理和数学？”我说着，往她那边看了一眼，却见她

摇了摇头。

“我可是功课跟不上才去上补习班的。”上课时一直在读小说、早上还经常把我的作业借去抄的远江，一本正经地说。

想来她在补习班上也不会认真听讲。

我们已经走到了桥头。远江的家就在河对岸。

用水泥浇筑而成的桥身两侧，立着一排漆黑的铁柱。铁柱之间又架上了三道栏杆。人行道和机动车道之间也用白色的护栏隔开了。此时护栏上满是溅上去的泥点子。每到下雨天，河水都会变得浑浊不堪。湍急的水流像是被煮沸了一般，泥浆在其间翻滚不已。我想，就算是打定主意要在今天投水殉情的恋人，见了这场面只怕也要考虑换个死法了。

我们没走出两步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阵车铃声，回头一看是辆山地车。身穿紫色雨披的车主一点也没有减速的意思，我们只好背靠着栏杆给他让路。

“我记得你一直骑车上下学，遇上下雨天会不会很不方便？”等自行车驶过之后，我问。

“套件雨披就好了，和打伞比起来更不容易被淋到呢。就是总会把鞋子弄湿。一整天都会很难受。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我低头看了一眼刚刚不小心蹚了水的左脚，又看了看一路走过来被雨水打湿了的右脚……一整天吗？那还真是够悲惨的。

“穿上鞋套会好一点吗？”

“会好一些。但是袜子还是会被弄湿，然后雨水会从脚脖子那里一点点往下渗。夏天的话索性就穿凉鞋了，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比较讨厌。”

“确实。”我说，“真是搞不懂，为什么春天就一定要刮风下雨呢。”

“不下雨的话，农民伯伯会很苦恼吧。”

“农民伯伯……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被远江戳中了笑点的我，右手扶了一下栏杆。

“怎么了？我这么说很奇怪吗？”

“……像小学生一样。”

结果远江真的模仿起了小学生的口吻：“啊，太阳公公到底躲到哪里去了？”

我又笑了一会儿，不知不觉间走完了那座桥。

“也许我真的跟小学生没什么区别吧。”她忽然有些落寞地低下了头，又补了一句，“在很多方面……”

“读三岛由纪夫和奈保尔的小学生吗？”

“不管读什么，小学生就是小学生啊。”

像往常一样，我们在她家小区门口道了别。

那是一片老楼，听说以前是某个科研单位的家属院。楼房早已经破败不堪了，外立面的墙体有些已经剥落，暗红色的砖块裸露在外，像是一根根被烤焦了的玉米并排摆在一起。这个小区就算某天被拆掉了也并不稀奇。我觉得应该有不少住户已经搬到了别处，留着这套房产只是为了拆迁时能拿到些补偿金。

看着她跑进雨里的背影，我有些后悔没有把她送到楼下。

很快我就等到了一辆空荡荡的公交车。

坐好，把伞放在脚边，我随手从挎包里抽出了一本书。拿书的时候心里想的是“若是正巧拿出那本我准备看的《米格尔街》就好了”，结果却事与愿违，抽出了那本我几年之内都没打算再碰的《尼各马可

伦理学》。

说起来，我之前为什么会把这本书从外公那里拿回家去呢？

这显然不是个很吸引人的标题。一说到“伦理学”，眼前就会出现一个老夫子的形象，蓄着垂到胸前的胡须，戴着厚重的镜片，一手拄着拐杖，一手对你指指点点的，叫你不要做这做那——我这个偏见若是让教政治的汪老师知道了，只怕要被叫到办公室去听他普及哲学知识（听说他是哲学博士），但是我这个年纪的人里面，像我这么想的应该不在少数吧。

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也是，真够拗口的。

所以，当初为什么会对它产生兴趣呢？也许当时正好在别的书里见人提起它——就像见到《春雪》的主角在读《摩奴法典》，自己也忍不住买了一本，结果当然是根本看不明白——也有可能只是随手翻开一页，正好看到了什么吸引我的话……

我想起来了，确实是有这么回事。

外公喜欢用钢笔在书上做些批注，也会把中意的句子或重点画出来。我当时随手翻开这本书，正好看到了一处被画了线的句子，那是个很漂亮的比喻。

“一只燕子或一个好天气造不成春天”——似乎是这样一句话，我看了之后有些触动，就把这本书带回家去了。

我记得外公还在旁边批了一句，“《淮南子》：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——足见东西方思维之差异”。我倒是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文化上的差异，只觉得幸福也好，春天也好，本就是极脆弱的东西，两句话讲的都是同一个悲观的道理。

我翻开书，凭印象寻找着那句话，应该是在很前面的地方……

结果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我翻遍了整本书都没有找到哪怕一处画